

# 王羽佳

## 最新唱片《幻想曲》

### 加奏小品中的個性演繹

年輕的中國女鋼琴家王羽佳，與德國大禾花 Deutsche Grammophon 踏入第四個合作年頭。作為德國大禾花的藝人，王羽佳在她的第四張唱片中一改以往的大堆頭曲目，只演奏小品。

雖說是小品，樂曲雖短，卻不都是簡單小曲。但為何要棄大曲而演小品呢？在一個我和她簡短的訪問中，她回答：「我在音樂會中經常被要求加奏，所以我想若這專輯收錄了這些我彈過的加奏曲，應是挺有趣的事。」 文：胡銘堯 圖：香港環球唱片提供 攝影：Esther Haase/DG

要在王羽佳彈奏完畢後要求「安哥」，大抵不是什麼奇事。她走遍世界各地演奏，單是今年三月，她的演奏日程中就包括了德國多蒙特、西班牙馬德里、瑞士巴塞爾及英國倫敦的獨奏會，演奏的曲目包括布拉姆斯、史嘉爾阿賓、德布西和阿爾班尼茲，樂曲與音樂會地點同樣是「多國籍」。三月，她還要和倫敦交響樂團演巴托協奏曲，四月就橫越大西洋，與亞特蘭大交響樂團演拉赫曼尼諾夫，六月還要和香港管弦樂團在香港文化中心演浦羅歌夫。以她如此忙碌的演奏生活，要將她彈過的加奏曲輯成一碟，當然不會是難事。

#### 貼近心靈的小品

提起加奏，總有些個人的色彩。當演奏會曲目定下來之後，鋼琴家總不能臨時因着喜好或是即時的需要，更換演奏次序、加插或抽起樂曲。直至場刊上的曲目演奏完畢，鋼琴家終於可以自選彈些什麼來再次滿足觀眾，不論那時他想要的是令觀眾讚嘆、讓情緒沉澱、還是繼續陶醉，鋼琴家都有自由度因着環境自己做決定。

而當提起加奏曲專集，則更是展示個人風格的時候。美籍俄裔超技鋼琴家卓加斯基 (Shura Cherkassky) 的加奏專集，收錄的是他的拿手戲：蕭邦與李斯特。同樣是李斯特專家，澳洲鋼琴家侯活 (Leslie Howard) 推出的加奏專集則是罕有一聽的稀有樂曲，突顯他發掘埋藏的音樂寶藏的興致。

而王羽佳的新專輯《幻想曲》，則包括了拉赫曼尼諾夫、阿爾班尼茲、蕭邦和



史卡拉第的作品，不論在音樂的情感和技術的表現、在激情與優雅之間，都取得很好的平衡。就像她的演出一樣，是由心而生而且充滿火花，在這專輯中亦正好將這些質素表現出來。最近，她在一場紐約獨奏會中，因着觀眾熱烈的要求，加奏四次，可見她的確有不少短曲準備報答熱情的觀眾。提到唱片中的選曲，她說：「平衡的選曲愈來愈是自然而生。」至於想奏什麼，她則很清楚自己的喜好。我問她為什麼在這浪漫為主軸的唱片中有一首史卡拉第，她輕輕地回應：「這作品是我加奏作品中的其中一首外，我也鍾愛史卡拉第。除此之外沒有特別原因吧！」

#### 炫技與內涵的平衡

王羽佳於1987年生於北京一個音樂世家，七歲進入中央音樂學院，三年後移居加拿大，並入讀蒙特皇家音樂學院。15歲她就贏得阿斯本音樂節大賽，隨後就隨格拉夫曼學習，並開始踏上國際表演舞台。

評論經常形容王羽佳擁有令人震驚的技巧，在這《幻想曲》唱片內，可說充分表現了這一點。一開始的拉赫曼尼諾



夫《音畫練習曲》，細膩而無瑕。後來的改編樂曲表現亦優秀。舒伯特《紡車旁的格麗卿》的鋼琴版裡，細密綿綿的織體，以及《閒聊波爾卡》的喋喋不休，兩首都非常適合音樂會結束時演奏。

除了此兩首改編曲外，王羽佳更灌錄了些長篇的改編。聖桑的《骷髏之舞》和杜卡的《小巫師》，在王羽佳的演奏下，就像原來的管弦樂曲般色彩繽紛。她選了史圖博 (Victor Staub) 改編的《小巫師》版本，再自己修改來演奏。原因是：「如果你的手不能跨越兩個八度，那幾乎是不可能演奏史圖博的版本的。我的版本則適合我的雙手。」

王羽佳向來都是俄羅斯鋼琴音樂的擁戴者，從唱片中的拉赫曼尼諾夫與史嘉爾阿賓可見一斑。她在唱片的後半部分



選彈了不少史嘉爾阿賓的早期作品，亦突顯了她敏銳的觸覺和情感，這大概可展現除了速度與力量之外的另一面。王羽佳曾說：「很多人以為加奏需要是技巧的表現，但對我而言，它是那一瞬間從心內而發的柔情。」她亦以演繹浦羅歌夫的歌著稱，今次沒有灌錄浦氏之作，她笑說：「或許我留待下張唱片才用吧！」不過下張唱片是什麼，她要賣個關子。

唱片封面的造型照，挺切合那《幻想曲》的標題。談起拍照的經歷，她說：「我在漢堡的沙灘上拍了六個小時照片，與德國《Vogue》雜誌超酷的攝影師合作，我們還做了不少有趣的事。」王羽佳向來對衣着都很有個人風格，樂評人甚至在評論文章中，大事品評她音樂會上的衣着。不過她經常要求聽眾將注意力集中放在音樂上。她在鋼琴上的才華，傾倒出五光十色的樂音，與那裙子同樣引人注目。不論是外表還是內涵，這張唱片中的小品，正是她由心而發的聲音。

胡銘堯 樂評人、音樂作家、音樂行政人，文章見於《HiFi 音響》及各大報章。

## 本土論述建構中的香港戲劇史基礎工程

文：于善祿 (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講師)

### ——點評IATC「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」系列三書

這幾年，香港戲劇史的書寫與出版，在數量上明顯地增加，在速度上也明顯地加快了，在商業劇場、流行劇場氣氛濃厚的香港劇場生態裡，誠屬難得，少數懷有焦慮感與危機感的有心人，正積極地在資料、口述、記憶之中，拼貼建構香港戲劇史的本土論述。這是一件和時間與歷史競速的文化搶救工程，也是一波確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認同行動，值得仔細思量，慢慢品味！

在這一波戲劇類書的出版當中，最令我注意的就是由香港藝發局贊助、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(香港分會) (IATC) 所出版的「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」系列三書，依出版順序分別是：《沙磚上：實驗·組合·時代》、《女性與劇場：香港實踐初探》以及《火紅與劇藝：學聯戲劇節初探》，從2011年的六月份開始，平均每三個月就出版一本，就成果數量而言，雖然還不算多，但其內容卻已極具參考價值。

這三本書在研究態度上謙稱「初探」，都有篇幅不小的「訪談資料」，並附有相關於該書主題的製作、作品、演出年表，在研究方法上，很重視第一手資料；掌握素材之後，再由系列策劃、顧問、研究員等人，進行資料爬梳、歷史脈絡重建、文化理論挪用、個案研究等深度論述及點評，兼具史、論、評、析等各個面向。作為一位境外的讀者，我可以透過這些個案研探的閱讀，認知個案與時代背景及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，並貫串起1960年代以降香港戲劇史的某些側面，尤其是追索許多認

識的香港戲劇工作者，他們的戲劇參與歷程和人際社交網絡，對我觀察香港劇場環境生態與歷史樣貌，有着莫大幫助。

倘若三本書分而論之，《火紅與劇藝》所處理的學聯戲劇節，其歷史時間最早，從1966年至1984年，跨越了一九六零、七零、八零三個不同年代，在這段期間，學聯戲劇節刻劃出一條「從劇運到劇藝」的發展軸線，香港專上學校的知識菁英分子，前仆後繼，在港英殖民的政治情勢下，仍然對於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懷抱着理想情懷，對於當代時局所思所感，諸多反映在其所創作的戲劇作品之中；香港青年學子參與戲劇，雖然幾經學聯戲劇節、學聯戲劇組、校協、市政局戲劇匯演、香港演藝學院等的質量改變，從翻譯、改編到創作，從業餘到專業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但至今仍感受到餘韻與強度。

《沙磚上》和《女性與劇場》所處理的正好是接續前書的年代，即1980年代至2010年代，前者幾乎是介於1989年到「九七回歸」之間，而後者則初步鎖定1990年到2010年之間；有趣的是，學聯戲劇節由盛辦而衰沒，也跨越了「六七暴動」到「八四中英聯合聲明」，這中間主要還包含了保釣運動及文化大革命。香港在回歸之前，在所謂「借來的地方，借來的時間」之上，不斷地在英國與中國的

政治話語、主權統治、文化身份、本土認同之間游移擺盪，在其自身的近代史發展歷程中，許多的歷史事件轉碼成年代與數字，這些年代與數字再轉碼融入香港人的文化意識或敏感神經裡，只要時機一到，社會性的反叛運動與批判行動，隨時都可能再度爆發，回歸後的「零三·五十萬人大遊行」、「反WTO」、「保留天星碼頭」、「保留永利街」、「八十後反高鐵」、「菜園村抗爭運動」等社會文化行動，無非是對自身歷史文化身份危機的積極回應。這樣的文化基因一直潛藏在幾個不同世代的青年體內，是香港中環價值之外，很重要的文化底蘊。

《沙磚上》所開啟與凝聚的香港劇場實驗氣象，匯集了劇場、視覺藝術、音樂、文化、藝評工作者跨界合作，很能夠代表性地說明1980年代末以降的前衛與實驗風貌。有趣的是，書中保留大量的對談記錄，他們不斷地在定義、溯源、追憶、釐清、對質、重建距今不遠的劇場歷史點滴，但是時間和記憶真是殘酷，有些事情連當事人也說不清楚了，記憶就像流沙，拚命地想要攀附攫捉，但流逝得更多更快。

《女性與劇場》則另闢蹊徑，着眼於女性與劇場、女性劇場、女性主義劇場、性/別劇場之間的

差異與認同政治，由於所研探的對象與主題是當代劇場的重要現象與議題，研究員也多半是此間的實務創作參與者，或是廣告與流行文化的企劃者，和前二書閱讀經驗相比，這本書的文化省思的刻度最深，文化批判的力道最強。然而最可怕的是，在演出一覽表的最後一頁 (即158頁)，我竟然看到第十九屆 (1984年) 的資料，「經長期努力，仍找不到本屆場刊，故只能列出確定在當屆演出的的一個戲。舉行地點與評判名單資料均由蔡錫昌先生提供。」那是最後一屆，在時間年代上最接近我們的一屆，卻找不到場刊，而是僅能暫時由蔡錫昌所提供的資料填注登錄，那肯定也是他記憶中的資料 (否則他就提供場刊啦)，記憶和歷史事實之間，約莫都還有些許距離呢，對此，我們能不感到可怕嗎？IATC有識，在這個時間開始做香港戲劇史的研探，倘若再過幾年才做，或永遠沒做，那又是一番何等的景象？歷史研究的工作，只要開始做了，永遠都不嫌慢。

倘若要說點這三本書的小瑕疵，那就是在訪談的時間、地點資料不足，《沙磚上》有日期和時間，卻沒有地點，而《女性與劇場》和《火紅與劇藝》則是日期、時間、地點盡付闕如，彷彿天外飛來一場談話，虛虛飄飄的。既然是「香港戲劇史」的個案研探，未來也都極為可能是書寫與論述香港戲劇史的基礎，凡物皆有史，當下的點點滴滴，不能不謹小慎微，我們都是要對歷史負責的。

